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西洋史學史

(下)

紹特韋爾著
何炳松 郭斌佳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百七集二第

史學史洋西
冊三

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
of History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

原 著 者

James T. Shotwell

譯 述 者

郭何

斌炳

佳松

發 行 人

王

雲

五

印 刷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發 行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上海及
各埠

上海河南
路

上海河南
路

第四編 羅馬史

第十八章 羅馬之歷史演說與詩

古代史多重政治，據此推想，則政治建設最發達之羅馬，當產生最偉大之史家。其實不然。羅馬之實際政治，雖足資吾人借鑒，然史學之成績甚微。波里比阿以著述羅馬史稱，然氏實希臘人也。他如薩拉斯特李維與塔西佗之徒，雖不愧爲羅馬良史，而塔西佗尤爲傑出；然羅馬文人中之最顯備者，須推味吉爾（Virgil）與西塞祿（Cicero）。味吉爾工爲史詩，西塞祿長於演說；此二家者，實代表羅馬人之智慧。蓋羅馬文人之嗜好不在歷史，而傾向於史詩，演說，以及羅馬最著名之法律也。其實當羅馬強盛之時，一統天下，聲勢浩大；從事史學者，正大可取材，而發揮之。然而因循衰廢，終不能有所成就。羅馬史學成績之細微幾因此而不著於世。幸有塔西佗秉天賦之奇才，以史學爲己任，始略爲羅馬史學生色。此外未見有良史之

才，能以拉丁文記載當時之事也。除氏同時人斯韋托尼阿（Suetonius）而外，垂至帝國破亡之時（第四世紀之末），始有一慷慨武人名安密亞那斯馬塞立那斯（Ammianus Marcellinus）者，稍記外患與內亂。然而傳羅馬民族史之第翁卡修斯（Dion Cassius of Nicaea），實又俾斯尼亞人（Bithynian）而非羅馬人也。

然羅馬史之範圍實嫌闊大，雖塔西佗再生，縱具良史之才，恐亦難治。要知歷史爲物，不若詩歌與哲學之可以憑空發展也，必待研究之工具既備，而後史學之成就始精。世之爲笛卡兒（Descartes）者，固可置過去之哲學於不顧，排斥一切古來之學說，而自倡其哲理。然史家則斷不能離羣而獨行其是。修昔的底斯之記拍羅坡泥細安戰爭也，因見聞之不廣，蒐集之未賅，故缺漏謬誤不一而足。以致今世之撰上古史者，仍須廣甄博采，正其訛誤。考之羅馬人治史之工具，並未嘗稍勝希臘人，故吾人今日治羅馬之史，亦不得不再加校訂。自修昔的底斯以至安密亞那斯馬塞立那斯之八百年間，正上古文化極盛之時，而史學之進步則極其微細。但自前世紀德國尼布爾（Niebuhr）以改革史學爲天下倡，迄今不過百年，世人對

於西洋上古史之概念爲之丕變。上古史家所應知而尙不知之事實，亦多已發現。可見歷史實與其他文學不同，爲科學而非藝術。必合衆力以研究之，非一人所能獨舉也。

羅馬共和時代史學之不精，西塞祿於所著演說家（*On the Orator*）一書中嘗言

之。此書爲氏思想中兩人之問答。假托革拉蘇（*Lucius Licinius Crassus*）與安多紐

（*Marcus Antonius*）兩大演說家，於紀元前九十一年在革拉蘇別墅中之辯論。此書並非

談史學者。其中論史一段，亦不過偶然及之。安多紐謂演說家引用官家案卷，無須具特別訓練。同時卡塔拉斯（*Caecilius*）亦深贊此說。

安多紐曰：『由是言之，著述歷史君以爲需何種演說家？或何種著稱之文學家？』卡

塔拉斯曰：『依希臘人之著史，確需一大手筆。若從我國人之作法，無須演說家，祇求能記述真是足矣。』

此種對於古時羅馬史家之批評，顯足代表西塞祿時一般人之意見。然安多紐又略述過去史學之沿革，以見羅馬史學之不興，自有其故。茲節錄其言於下。此中最顯著之一點，卽

西塞祿認爲史學發達之途徑，羅馬與希臘實大致相同也。

安多紐又曰：『雖然，我國人亦未可鄙夷也。希臘人最初之作，亦如我國之伽圖（Cato），匹克忒（Pictor）派索（Piso）蓋歷史者無他，紀年史之總彙而已。因欲保存公衆大事，大祭司（Pontifex Maximus）命以每年之事，寄之文字。上起羅馬史之初期，下訖大祭司摩修斯（Pontifex Publius Mucius）之時，命以工楷繕寫於白版之上。陳列家中，以爲記錄，俾大衆得以自由參考；而此等記載，至今仍稱爲大紀年史（Great Annals）焉。世之採取此種作法者甚夥，既無求華麗之詞藻，以爲裝飾，又能遺下簡明之時間人物地方與事蹟之紀年史。此類著者，即希臘之斐勒賽第茲（Pherecydes），海崙尼克斯，阿科錫刺斯（Acrasius）諸人，及我國之伽圖，匹克忒，派索是也。彼輩皆不知文章之修飾者也，蓋詞藻浮華，僅新近引入之習尙耳。凡遇可以簡省之處，即力求文字之簡約，以爲行文簡約，乃史文極則云。

大紀年史（Annales Maximi）實羅馬史之泉源，後當詳論。茲試再究西塞祿所言羅

馬史學不興之理由。氏所注意者全在作者之文體，故以爲史學最早之進步厥爲演說家革拉蘇之師安替帕忒（Antipater）其人，以修辭學點綴其故事，雖雕琢過甚，前此史家未有如斯之盛也。由是推之，安多紐實視歷史爲藝術，應與演說相提並論之。并謂羅馬人每唯求言語之動人，故於此多不致意。

安多紐曰：『歷史至今未能於我國文字上佔一顯著之地位，此大勢使然，不足奇也。蓋我國之研究閱辯者，皆專欲用於法庭之控訴，及市場之爭辯而已。在彼希臘則不然。最長辯才者每不與聞公衆訴訟之事，而借他事以求名，如著史是也。蓋如希羅多德卽以著述歷史而露頭角，亦未嘗參與訴訟；而其辯才無礙，照予希臘文程度所及者而言，予深愛之。厥後修昔的底斯繼起，以予觀之，其文字確能超出諸史家。以其材料豐富，有一字必有一意義也。以吾儕所知者言之，氏雖亦參與公事，然確非參與訴訟之人。據云其著書之時，正在脫離一切政界職務時期中，并如雅典諸偉人之常事，正被放在外，故可安心撰述。繼氏而起者，有斐利斯都斯（Philistus of Syracuse），素與僭主帶奧立細阿斯（Dionysius）

相善，亦抽暇著史；以予所見，其作蓋大體摹倣修昔的底斯云。其後兩大才子出，卽提奧蓬勃斯（Theopompus）與厄福拉斯（Ephorus），均長於修辭。以伊索格拉底之命，從事著史。亦未嘗參與訴訟也。最後諸史家大抵爲哲學家。色諾芬繼承蘇格拉底之道。厥後有卡利斯瑟尼（Callisthenes）者，亞里斯多德之弟子，亦亞歷山大之朋伴也。卡利斯瑟尼之史，幾完全以修辭之方式出之。而色諾芬則行以較爲舒緩之文；雖無演說之生動，筆力不偉；然以予觀之，其悟悅人心，則遠勝焉。最後有泰米阿斯，以予意論之，其造詣最深，探索最富，而思致淵懿，文筆醇雅，實與著史之道以無窮之辯才，至控訴案件，則素所未習也。

此段文字頗具精意。足供吾人之揣摩。觀其條舉各家，論列得失，宛然一短篇史學發達史。洵拉丁文學中稀有之作也。然所論不過希臘人！羅馬尙未有偉大之史家。薩拉斯特、李維、塔西佗諸大家尙在其後。西塞祿所知者，惟老伽圖（elder Cato）一人足與希臘人相匹敵；而其批評亦悉從希臘之標準。西塞祿雖知尊重歷史，然考其歷史興趣，實不如其哲學興

趣之濃厚。觀其力稱柏拉圖派之哲學，而不喜修昔的底斯之思想，可以知之。嘗謂修昔的底斯雖『善於記事』，然辭多晦奧，『未足以列諸演說家之林』。猶色諾芬氏『文雖雅循』，而『不合於演說體裁也』。是以氏之言曰，從事演說者，不應摹倣此二家。

歷史之用，既在供演說家之論證，勢必具應用之規律。但前此修辭學諸作中，未嘗論及之，故西塞祿述之曰：

孰不知著史之道最重要者在於史家之不可妄言，其次必須述真事而無所顧忌耶？孰不知必須避偏黨或私讎之嫌疑耶？此等根本上之規律，當然盡人皆知。至本此基礎而立之結構，則賴乎事實與文體。事實之經過情形，須着意於時間之程序，與國家情形之描寫。幷因在值得記憶之大事中，吾儕最先尋究其規劃，再究動作，最後乃研究結果；故作者所同意之規劃，亦須表明。至如動作，非僅述所作所言而已，幷須述明其如何發生。及記結果之時，則各種原因，無論其出於意外，出於智慧，或出於輕率，皆應述及。至於有關係之人物，非僅其一舉一動應陳述明白，幷須至少將名望卓著者之一生事蹟言行，縷述無遺。至

若文字與體裁，必須有規矩，而前後相連貫。行文尤宜具均勻婉轉之致，不可效官庭訴狀之粗莽，與法庭上銳利之言詞。此類繁多而緊要之關鍵，修辭學家之論文中，皆未常有規律也。

觀此，可知羅馬人對於歷史觀念之一班矣。此中有最顯著者兩點，即羅馬人之偏重實際，與其所受希臘教育之影響是也。羅馬人以歷史爲政治家與演說家之輔助。蓋其治史之旨，在求博通史事，援引陳蹟，以助其論證。專求事物之真理，固無不可，特事物之足爲論辯時之證引者，尤爲羅馬人所珍視。其實史事中足供證引之真理本多，特吾人證引之時往往有牽強附會之弊，因而失去事物相互間之關係及其歷史之意義。可見實驗之歷史，（雖波里比阿嘗力倡此實驗歷史，）實爲危險。然羅馬人則捨此而外，不知他務也。而羅馬人所受之希臘教育又不足以矯正之。所謂『希臘雖爲俘虜，而被俘者實羅馬』也。（*Greece captive captured Rome*）。希臘人影響羅馬文學最著者，實爲文法家與修辭學家。蓋拉丁人從此知文章之必求華美，與言論之必求委曲，可見希臘之影響羅馬，捨詩歌宗教之外，尚有歷史。

上自古代之舊聞，下訖後人之修辭，都可推見其影響之迹焉。

羅馬舊聞實不足以稱史，完全出於幻想，尙不若初民童話之足以表現民族之概況；蓋全係虛構之故事，推羅馬之來源於推來之盛世而已。上古之羅馬人民耕田爲業，暇則與鄰國之人民相戰爭。羅馬人以爲生活如此簡陋，無足稱述。故自最初集合台伯河畔山上之村落以至其變爲熱鬧之都市，未嘗有一種舊聞以述及其間之歷史也。歷史記載之興，實在羅馬既經征服地中海之時。波里比阿與李維嘗謂，『每一時代苟無史家即無真實可靠之歷史。』由此言之，羅馬初年之舊聞，實可屏除不論，以其與今之題目無涉也。上古羅馬之史，必待有威梭華（Vissova）與福勒（Fowler）之流，研究古代之典章制度神話習慣等事而推求之，乃能知其茅廬與市集之生活之真相。此種生活，對於羅馬人之性質頗有影響。但世人每見希臘與後來羅馬之盛況，因而忽略不顧，直至十九世紀之史家，始從事研究之。

古代羅馬舊聞之不可恃，既如上述，則史詩之傳其事者，自更無論列之必要，然古代之

羅馬史實唯此類史詩，捨此別無足稱歷史者。羅馬之有此等史詩，猶希臘之有荷馬之詩。其實羅馬史詩不過爲荷馬之迴響，世人每謂此由羅馬人天性拙笨，不善構想，與其神祇之虛幻不實有以致之。其實亦不盡然，究其原因厥在缺少偉大之事業。試觀拉底烏姆（Latium）之居民不若希臘人之富有民族觀念，蓋其所接觸者非野蠻之人足以磨練其愛國之精神也。且彼曹早爲伊特刺里亞人（Etruscans）所征服，故其上古極盛之期實在外人統治之下。因之史詩無描寫勳績之機會，又安能求其發達耶？至謂羅馬神祇爲虛幻，亦屬謬誤。要知古代羅馬之神祇，並非虛幻不實。吾人當知古代羅馬之禮教與信仰爲何如。當時人民，未立英雄之業，故亦無神聖之事。神祇之神話不過人類故事之變相而已。故羅馬之神祇可以謂其晦而不明，而不能謂其虛而不實。其後征服希臘，典章文物隨以西傳。希臘之史詩亦同時傳入羅馬。羅馬人遂因循勦襲，不思更新。於是羅馬史詩，益無發展之望矣。

爲味吉爾先導之最早者爲安德洛奈卡（Andronicus c. 184—204 B. C.）氏嘗譯與德賽爲拉丁文，意大利人所注意者，爲攸力栖茲（Ulysse）之遊意大利西岸之海，而不在

推來之園也。其後爲尼維阿（Nævius d. 199 B. C.）嘗著第一次迦太基戰爭之史。文體略如中古紀年史；但其叶音韻，用神話，悉倣荷馬。然推源羅馬史於推來最力者，除味吉爾外，實爲英尼阿（Ennius, d. 169 B. C.）所著紀年史（Annales）。西塞祿氏贊其可信，以之與希羅多德之史並稱。李維亦用以爲史料；而味吉爾之作，亦以之爲根據。彼推溯羅馬之史，上自伊尼阿斯（Aeneas）之在意大利登陸，下迄作者之生時（紀元前第二世紀之末）。英尼阿常效荷馬，廣采可靠之事物，以爲真確之記載。其史才誠有出人意料者。特氏與老斯基比奧（Older Scipio Africanus）交甚厚，故其記事頗受影響，其論羅馬諸望族之政事，往往左袒斯基比奧，而斥法比奧斯（Fabius）。（爲法比奧斯族之助者，有最著名之匹克忒 Q. Fabius Pictor，下章再詳。）氏最得一般人民之歡心，故卒能勝匹克忒。而後世所存之紀載，於法比奧斯家之功業，每因以不詳。但氏雖偏袒一方，終未因之而牽動主題，忘卻羅馬一國之歷史。此實拉丁文學之特點，無論爲詩爲文，其主旨總在表揚其國光也。

此類祖述舊聞之史詩，至味吉爾著伊尼特（Iliad）而大盛。此詩述羅馬之創始，至奧古斯都時代，全係半真半假之故事。然而運意奇妙，令人心迷，蓋係帝國初年詭辯時代之作，而獨具上古傳奇之風韻者也。其詩力追荷馬，而一枝精純峭縱之筆，尤能將其幻想刻畫入微，儼同實事。然考其所以致此者，並非由於學步荷馬之敘事，實因其描寫人物之遭遇，極能曲盡其妙，使讀者心移神蕩，感慨係之。聖奧古斯丁嘗云，幼時讀帶多（Dido）為伊尼阿（Aeneas）殉情一事，其美可與基督教史詩相埒，深為感動。蓋味吉爾深信人類情感極其強大，偽託之事倘出以生動之筆，人必信以為真也。氏於激發情感之外，尤具淳篤之性。其著作始終以尊重羅馬偉大之心貫注其間。而其記述帝國之榮光，尤屬雍容大雅，以往古之風流韻事點綴其間。并此數因，無怪羅馬人奉其神話為歷史也。

以上所述都係詩歌，未及歷史之本身也。然當散文紀年史未興之前，尚有一超然獨立之詩焉，為研究史學者所不可不讀，厥惟琉克理細阿（Lucretius）所著物性（De Rerum

Nature) 一詩是也。味吉爾長於史詩，而以激發感情之普遍見勝，殊類荷馬。琉克理細阿則近似但丁 (Dante) 與密爾頓 (Milton)，蓋其持論都本狂熱之信心，而以闢除迷信爲己任也。然其根本觀念則與但丁密爾頓不同，琉克理細阿雖亦倡闢除迷信，而所以代替之者，不若但丁密爾頓之仍襲舊時之信仰，而僅變其面目。氏力主盡去神話之成分，而立言在在以科學爲根據。其詩中思想之新穎，彷彿二十世紀時代之作品，洵上古文學中之偉觀也。吾人欲知上古思想對於史學發達之影響，固不能不詳究此詩。

琉克理細阿 (Lucretius Carus, c. 98—55 B. C.) 生平事蹟，已不可考。今日所存一詩，適在味吉爾出世前行世，雖才氣豪邁，開拉丁詩歌未有之局面，然終未能見重於世人也。味吉爾之伊尼特則因受奧古斯都之獎贊與珍藏，大著於世，詩人之窮通有命，卽此可知。其詩運意行文均不及味吉爾之動人，然其觀察人世，一本伊匹鳩魯之哲學而出，以淵淵若金石之聲韻。此固與我儕習史者無涉。蓋我儕目的，不在研究原子之原理，或死人之命運，卽闢除迷信，論述人類在宇宙中之地位，與我等亦復無關。然第五卷中，推論世界之由來，創世之科

學的觀察，以至生物人類文化之起始，莫不研究入微，獨具見地。氏之立論，不效猶太人與希臘人之推尊皇古，以爲上古必爲黃金時代，伊甸花園中之諸神，皆係潔淨聖明，不知世間一切罪惡者。氏力主生物之進化，由野蠻而進於文明。植物最早，禽獸次之。然後有原始人民，而其生活仍極野蠻。氏謂（今之社會學家亦持此說）文化之起原，與社會之成因，實爲用火。而火之發明，必由雷電之焚燒樹木，或因暴風之摩擦枯枝，並非受神祇之驅使。其後金屬之用既明，於是人類控制自然之力益增。再後居有定處，於是國家政事日興，文藝科學漸備矣。即宗教之由來，亦有天然之關係，蓋宗教思想，雖出於幻夢與恐懼，人類之有神祇實其一己之想象所構成，而顯明之真理反因之而隱晦。此種論人類進化之見解，固非狹義之歷史。但一經氏爲之解說，即覺切於史家之用。故在此章之末，節錄其言數則，俾知氏能盡脫神話舊聞之藩籬，揭示上古之真相，而大開近人研究之門也。

節錄琉克理細阿之言頗非易事，誠以其文章之構造，錯雜牽連，偶擇一段，不足以明其意義。但下列一段述冶金之各種方法，讀之可見其文字縝密之一斑焉。